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二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顔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

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

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逺而已熹自齓嵗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葢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嵗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説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閒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宻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嵗月幾何倐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逺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

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緼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自然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别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相表裏

誠即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黄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斯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甞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

○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

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挨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

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自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注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

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黄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説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晝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裹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

○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

序觀之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之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成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

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静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

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

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

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仔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元亨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註下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渠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

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振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

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静便是陰未消别看只一動一静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〇説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説性命之源〇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變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〇勉齋黄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説結上三節向後乃賛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説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説聖人只説

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行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相成柑橘成橘箇箇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别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彛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

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是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

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

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

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

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

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顚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

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簡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〇問旣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〇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

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
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
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
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
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
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
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
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
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
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
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
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

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説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晦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説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

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腳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信也幾情也德無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畫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遍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

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

其行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也○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是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譬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其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

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説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説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既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

○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幾善惡配

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

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麤䟽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

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横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曰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静也而具動静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静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静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静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静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𨚫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𨚫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説○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黄氏曰主静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

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地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來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

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〇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〇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然後可至此〇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黄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

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

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値好時節人生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又是値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為此耳○西山眞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

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

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

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

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竊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

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説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〇黄氏巖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〇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

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書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為五行如剛柔

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

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

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為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

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

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學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然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已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其有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

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胸次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

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為學便以伊尹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

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

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顔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

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

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黄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

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胷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强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

原書葉次誤就

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踈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

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

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荅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

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聖賢不能無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别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

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器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〇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

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

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管得晝夜晝夜卻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

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

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黄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闕隅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凉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静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化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祗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秪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

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
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月閒自無别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虚即陰轉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睚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虚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虚明通精義入神也

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純一靜虛是心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

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

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様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虛說曰便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問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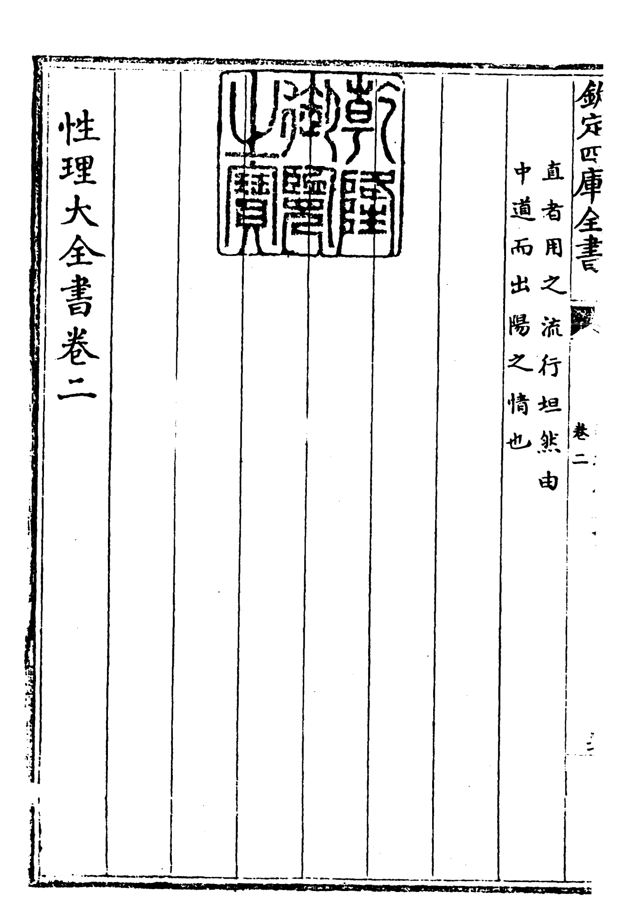
劉砥所記先生說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木此

四字只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

錯了○明通者静而動公溥者動而静○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偏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别彼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勉齋黄氏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様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汚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静虚虚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説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静便

虛未發時達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繞虛便明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仔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矣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

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
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

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

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

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同意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

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箇萬物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印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

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强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

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閒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閒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作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與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

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却那極苦澁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處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

熟究這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他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子之

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已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知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與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謂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卻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亦一之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

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

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適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關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説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虚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黄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横木縛軛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

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吕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為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

日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藴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聖藴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藴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藴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藴而學者唯顔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藴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顔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顔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顔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顔子

所以發聖人之藴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顔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藴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藴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逆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藴字不同精者是精微之意藴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藴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

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緼緼如衣敝緼袍之緼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緼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緼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緼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緼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緼事事夾雜都在裏面曰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緼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緼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

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象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得所蘊藏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

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却又是兩項遷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藴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係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

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

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端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于内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内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

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内尚恩易于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于妻妾之私或牽于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僞妄去

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小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之愚鄙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一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黄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蹙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

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公第三十七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

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黄氏巖孫曰按周子卲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繹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

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藴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

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吾州常以始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是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

丈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𦘕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𦘕按先生之書近嵗以来其傳集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緼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

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晦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

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毋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蹤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彔

如之當作衆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字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營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西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

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瀟洒磊落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標邁逍遙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如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王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

其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

朱熹謹書

五峰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子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濶

○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峰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内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

○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

五行之順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之無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

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西山眞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黄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眞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

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詵壻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泝孔孟之說遂定而二與語孟並行矣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卿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

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王識其子端懿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
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柔剛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黄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三